

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宫本百合子《妇女与文学》 翻译实践研究

林子渝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宁波 315100

DOI:10.61369/HASS.2025060008

摘要 :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通过文本分析与翻译实践,探讨宫本百合子《妇女与文学》的译介问题。研究发现,宫本百合子通过女性主体书写对日本文学进行了新的阐释,深刻批判了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压迫。其文本中独特的性别叙述结构、情感与理性的张力以及阶级隐喻的批判性,要求译者在语言转换中避免中性化处理,以忠实传递女性主义立场。这一翻译实践不仅实现了语际转换,也推动了女性话语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再呈现,为东亚女性主义文学的传播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 女性主义文学翻译; 宫本百合子; 性别叙述结构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Miyamoto Yuriko's *Women and Literature*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Lin Ziyu

Ningbo Tech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100

Abstract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of Miyamoto Yuriko's *Women and Literature* through a feminist lens, combining textual analysis with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iyamoto offe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through female subjective writing, while providing a profound critique of the dual oppression of gender and class. The distinctive gendered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tension between emotion and rationality, and the critical use of class metaphors in her texts require translators to avoid neutralized linguistic treatment in order to faithfully convey feminist perspectives. This translation practice not only realizes interlingual transfer but also enabl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discourse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East Asian feminist literature.

Keywords : feminist literary translation; Miyamoto Yuriko; gendered narrative structure

引言

宫本百合子作为日本近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评论集《妇女与文学》凝聚了鲜明的性别意识与社会批判精神。本文立足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对《妇女与文学》的翻译实践,探讨文学、性别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关系,并反思翻译中“女性主体声音”的再现问题。

一、宫本百合子的女性主义写作路径

宫本百合子(1899—1951)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其创作围绕文学与政治、性别与阶级的互动展开。她是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核心人物,也是东亚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其作品持续关注女性生存状态与社会压迫机制,探索知识女性在父权体制与阶级结构的双重压迫下的主体觉醒过程,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美学特质。

宫本百合子早年即表现出突出的文学才华,1916年,17岁

的她考入日本女子大学,并于同年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处女作《贫穷的人们》,引起日本文坛瞩目。1918年前往美国留学,1927年赴欧洲考察,期间广泛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与欧美女性解放运动,为其文学中的阶级意识与性别意识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1930年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32年与作家宫本显治结婚,在共同的政治理念与文学实践中展开长期合作。战前多次因政治立场遭受逮捕,但她始终坚持将文学作为表达社会批判与女性诉求的重要手段。战后,参与创立新日本文学学会,积极投身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其文学与思想影响力进一步扩展。虽然

在百合子生活的时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尚未涌现，但其对女性问题的见解多与之不谋而合，可见其思想的先进性与超越时代性^[1]。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其代表作《伸子》是第一部明确追求女性独立、妇女解放的长篇小说^[2]；战后创作的《播州平野》则把反战与民主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3]。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传统中，宫本百合子不仅与小林多喜二并列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更因其在性别维度上的敏锐洞察而区别于多数男性作家。她将阶级解放与女性解放并置思考，以女性之笔拓展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表达空间，也为东亚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了早期范式与理论资源。其作品作为女性主体书写的先声，对于理解东亚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理论意义。

二、《妇女与文学》中的女性声音：基于翻译实践的讨论

《妇女与文学》是宫本百合子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撰写的女性主义文学评论著作，集中体现了她作为女性作家和批评者的历史意识与性别立场。该书最初以随笔和论文形式发表于《文艺》杂志，因战时政治压迫及作者被捕而出版计划中断，直至1947年才得以整理出版。虽然该书未以系统的文学理论构建为主要目标，但通过大量兼具人物性和历史感的评论，呈现出一部区别于传统叙述模式的日本近代女性文学史^[4]。宫本围绕女性文学的生成及发展轨迹展开论述，追溯明治至昭和初期女性作家的创作命运和社会处境，揭示女性在日本现代文学体系中的边缘化现象及其所承受的社会性别双重压迫。她不仅细致分析了樋口一叶、三宅花圃等代表性女性作家，还将个体创作经验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探索其背后的社会背景与心理动因。

《妇女与文学》作为宫本百合子女性主义批评的集中体现，其前言部分尤为关键，以下从翻译实践角度对《宫本百合子文学选译》^[5]中所摘录的《妇女与文学》前言部分展开分析。

没想到这本《妇女与文学》会成为一部充满美好回忆的作品。从1938年（昭和十三年）正月开始，一些进步评论家与作家们的作品被禁止发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三、四月。当终于可以开始发表一些短篇文章的时候，我偶然读到了三宅花圃的回忆录，并对其中所描绘的樋口一叶与三宅花圃之间对比鲜明的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写下了《清风徐来》这篇随笔。在那之后，我便兴趣涌来，自然而然地想去了解樋口一叶之前的时代，也想知道之后的日本文学以及女性作家的生活是如何的。

在日本社会生活和文学日渐陷入拘束和窒息状态的那个时候，近代日本文学大致上持续经历了怎样的困境与斗争并到达了当时的那种状态的呢？我想要探究这些努力和矛盾背后的诸多因素。我希望怀有一颗热爱人生和文学的心，并以历史为依据，将其作为勇气的来源……

通过重新阅读与修改，我发现当时写下的想要尽力表达的一些事实，如今读起来却是模糊不清的、不知所云的文字，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我深切感受到日本所有作家被置于何种糟糕的处境！我希望当今读者能够理解历史上文学运动的消长，因此在此基础上新增加了最后一章。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日本文学史必将被新的社会历史观所改写吧。在那时，如此被简单描绘的明治以后的文学史，无疑有几

个部分是需要补足的。然而，一位女性文学作家在日本野蛮的文化压抑时期，在自己最想写的小说由于主题原因无法出版的时候，以其切 实的情感去探究近代日本文学与女性作家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我想，除了主观热爱之外，这份工作还具有某种意义吧。^[6]

在翻译宫本百合子《妇女与文学》前言时，译者所面对的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涉及性别意识、历史经验与文化情境的再现与重构。该前言作为整部评论集的开篇文字，集中体现了宫本在战争压制与政治高压交织的时代语境中，凭借女性书写主体的自觉，对文学、社会及个体生命经验所展开的深度思索。她在文中所体现的历史敏感性、性别意识与情感厚度，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提出了高度的要求，也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切入点。

宫本百合子的语言风格独具特征，其叙述在理性论述与感性抒情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张力。前言中的第一人称视角使得文本带有强烈的主体投射意味，“我希望怀有一颗热爱人生和文学的心，并以历史为依据，将其作为勇气的来源”这一表达中，“希望”“怀有”“勇气”等词汇传达出作者对写作作为伦理实践的理解。这类主观情感与历史反思交织的语言风格，成为译者在处理语气和句式时需谨慎应对的重点。宫本并未以历史叙述方式展开，而是通过自身经历的描述，反映日本文学史中女性声音的边缘化状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须尊重原文的叙述节奏，保持“我”这一叙述主体的清晰可感，展现女性写作主体在历史与文学语境中的身份确立。

文本还体现出一种审慎的叙述策略，这种策略并非表达能力的匮乏，而是对语言所承载社会限制的自觉回应。例如，“如今读起来却是模糊不清的、不知所云的文字，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这样的表述，并非否定表达本身，而是呈现语言在特定政治语境中难以充分承载主体经验的局限。词汇的选择亦体现出性别意识的再构。宫本百合子在叙述中并未采用激进的修辞，而是通过温和、内省的语言揭示文学沉默的根源。她对写作的坚持不是通过公开的对抗，而是借助“叙述”的方式建立女性发声的合理性。此外，前言的句式结构多为长句交错、语义递进，其叙述逻辑强调时间的交织与记忆的层叠，译者在翻译时尊重原文结构，保持句式的节奏与情感流动，以增强译文的沉浸感与叙述张力。

三、《妇女与文学》的文本特性：性别叙述结构与批评话语分析

《妇女与文学》并非抽象理论的概括，而是立足具体作家的写作实践，将文学经验与性别意识紧密结合，形成一种具有主体立场的文学批评方法。即便在战时高压下，她仍坚持书写女性命运，批判主流文学的性别偏见。在翻译实践中，如何传达原文中鲜明的性别立场，成为译者的重要任务。鉴于文本本身蕴含的显著性别意识与话语批判，翻译过程中必须保持并凸显原文的“性别意识结构”，避免语际转换中出现的中性化或过度文学化，确保女性主义声音的完整传递。

在《妇女与文学》的翻译实践中，如何在语际转换中保留并再现其独特的女性主体声音，是译者直面的核心问题之一。宫本百合子在文本中频繁使用“私（我）”作为叙述主体，这一用法

不仅是单纯的第一人称代词，更在语言层面上确立了其性别身份与写作主体性的双重维度。作为一位自觉的女性作家，宫本在战时体制下坚持以第一人称讲述女性文学史，即是一种历史叙述姿态，也是一种性别政治行为。在翻译过程中，若简单以“笔者”“作者”等中性学术化称谓替代“我”，不仅削弱了文本中的性别意识，还可能掩盖其作为“女性个体”介入历史书写的文本策略。因此，在主观色彩显著的段落中，译文应保留“我”的发声立场，并通过适当的句式调整，强化女性叙述者在文本中的存在感与表达张力。译者还意识到语言中潜在的男性中心意识，如将“女流作家”译为“女性作家”^[7]，以解除其贬义指向；对“弱さ”（软弱）等词语^[8]，也应结合语境进行语义重构，避免将“女性”固化为“非理性”或“情绪化”的再现对象。

此外，在《妇女与文学》的第二篇评论《清风徐来》^[9]中，宫本百合子对樋口一叶的分析展现出鲜明的批评话语风格与深刻的性格意识。

一叶最初写小说是为了家人、为了生计，但在生活窘迫的时候，一叶却明确表明了她的态度：“文学不应成为糊口之物”，这种坚毅的艺术家气魄为诸多评论家所称赞。然而这种想法中包含着需要进一步追究的文学问题，不为糊口而作的文学，从一叶当时的解释来看，首先应该由那些生计稳定、不愁吃喝、赏风花雪月、任由思绪驰骋、可以随心所欲动笔的人们去创作。文学于她而言，仍与之前一样，是一种远离现实的美丽风流事。文学与生活是割裂的，她的这种艺术至上理论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被称为才女的一叶，天赋之下有一种不会变通的刚直气质，她身上有对任何事情都满怀热情的一面。她被桃水批评不适合写大众小说，但在萩之舍的歌会上，她总是能第一个提交和歌草稿，正是这种素质，对作为艺术家的一叶来说或许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条件。令人感兴趣的是，父母的悲欢始终局限于小市民的范围内，他们身上流淌着甲斐农民的血液，并继承到了一叶身上。^[10]

宫本百合子的这段评论不仅评析了樋口一叶作为“才女”所展现出的艺术气质与创作动机，也揭示了文学与生计、性别与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张力。宫本指出，一叶虽然在生活窘迫之中依然坚持“文学不应成为糊口之物”的信念，这种姿态常被视为艺术家的高尚品格，但她进一步追问这一立场所隐含的社会预设，即：谁有资格以“非谋生”的方式从事文学创作呢？从当时的社

会结构看，能将文学当作“风花雪月”的人，往往是具有文化与经济资本的特定群体。宫本认为这种将文学与生活割裂的态度，并未真正触及女性文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维度。这一批评视角展现出宫本批评话语的双重特征，既有鲜明的主体介入，又具高度的历史意识。她的语言既有细腻的叙述，也有尖锐的批判，例如用“她的这种艺术至上理论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正是这种素质……具有重要意义”直接表明立场。对这类文本进行翻译时，译者在语言转换中尽可能保留了原文的语调张力与思辨语气。

文本中的阶级隐喻亦构成批评话语的重要维度，如对“一叶父母的悲欢局限于小市民”“流淌着甲斐农民的血液”的叙述，不仅在人物塑造层面凸显其出身背景，也体现出宫本将文学批评置于阶级结构与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一贯立场。这些语言细节不仅承载着叙述功能，更具备文化与政治的象征价值。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避免将其简化为背景说明，而应尊重其作为批评话语核心部分的修辞功能。通过对这一段文本的译介实践可以看出，宫本百合子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展开的文学批评，不是抽象的理论输出，而是一种融合社会关怀、性别意识与语言策略的综合性文化表达。

四、结语

通过对宫本百合子《妇女与文学》的翻译实践与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其文学写作深刻根植于性别意识与历史批判思维之中。作为一位具有社会参与意识的女性作家，宫本不仅在内容上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更在语言策略上有意识地建构女性主体的发声方式。翻译实践中，如何在语言转换中保留原文的情感节奏与批评语调，如何处理具有性别指向的词汇与语法结构，构成译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以女性主义为方法论的翻译实践，使译者在再现文本意义的同时，也介入对语言结构中性别权力关系的判断与诠释。在这一过程中，《妇女与文学》的译介不仅作为文本转换的行为呈现，更体现出一种延续和重构女性文学传统的努力。进一步来看，这一翻译实践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宫本百合子文学语言特质与思想取向的理解，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分析作家语言风格与女性意识的实践材料，并以译者的视角推进了对日本近现代女性文学在中文语境中接受路径的更细致思考。

参考文献

- [1] 彭旭.宫本百合子的文学创作与女性主义思想 [D].山东大学,2020:6.
- [2] 彭旭,肖霞.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宫本百合子文学 [J].山东外语教学,2009,30(02):94.
- [3] 于海鹏.论宫本百合子的反战思想——以《那一年》和《播州平野》为中心 [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03):28.
- [4] 北田幸惠. ジャンダーから読む宮本百合子の『婦人と文学』 [J].民主文学,2021,(672):106-113.
- [5] 林子渝,谢展眉,李先瑞译.宫本百合子文学选译 [M].韩国新星出版社,2025.
- [6] 林子渝,谢展眉,李先瑞译.宫本百合子文学选译 [M].韩国新星出版社,5-6.
- [7] 林子渝,谢展眉,李先瑞译.宫本百合子文学选译 [M].韩国新星出版社,207.
- [8] 林子渝,谢展眉,李先瑞译.宫本百合子文学选译 [M].韩国新星出版社,60.
- [9] 林子渝,谢展眉,李先瑞译.宫本百合子学选译 [M].韩国新星出版社,19-49.
- [10] 林子渝,谢展眉,李先瑞译.宫本百合子文学选译 [M].韩国新星出版社,33.